

郭汉城 谭志湘 主编
贡淑芬 郑雷 编著

千里送京娘

送京娘



15101



郭汉成 谭志湘 主编

中国戏曲小说

千里送京娘

贡淑芬
郑雷

编著

• 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中国戏曲小说丛书

千里送京娘

贡淑芬 郑 雷 编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.625印张 2插页 78千字

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5000

ISBN 7-5329-1574-3

I·1356 定价4.00元

前 言

郭汉城 谭志湘

中国戏曲艺术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古老戏剧之一。希腊的悲喜剧早已失落于历史的尘埃之中，惟余古希腊的剧场遗址在西风落日之中诉说着往昔的辉煌：它是世界最为古老的戏剧了。印度的梵剧晚于希腊悲喜剧，但比中国戏曲的历史要长一些，至今虽然偶有演出，那势态是微乎其微了，已不能够形成一条亮丽的戏剧风景线。惟有中国戏曲，至今还活跃在中国和世界的戏剧舞台上，无论是大城市的现代化剧场，还是小城镇的剧场，以至广大农村的土台子，都是戏曲演出的场所。当中国戏曲走出国门，出现在外国友人面前时，它使多少黄头发蓝眼睛的欧美人士倾倒，也为黑皮肤和黄皮肤的非洲人、东方人喜爱。

中国戏曲究竟有多少个剧种？多少个剧团？始终难以得到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。剧种在发展，剧团也在新旧交替变化之中，据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的统计，全国有二百九十三个剧种，

至今已突破了三百个剧种，县以上的专业剧团有两千零七十二个，至于活跃在群众中间的业余剧团，那更如夏夜的繁星，数不胜数。剧团要演戏，每一个剧种都有自己的保留剧目和代表剧目，这就构成了戏曲创作的繁荣。

戏曲剧目大致可分三类：一为传统剧目，一为新编历史剧，一为现代戏。戏曲传统剧目丰厚，八百余年的戏曲发展历史，经过岁月的筛选，积淀下来一大批剧目，从现存早期的南戏本《张协状元》以及其它宋元戏，到元杂剧、明清传奇，以至今日活跃在舞台的昆曲、京剧、地方戏……剧目丰富而多彩，但同时存在精华与糟粕混杂的现象。解放以后，在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的戏曲政策推动下，一大批传统剧目经过戏曲工作者的整理改编，得以旧貌换新颜，迸发出迷人的光彩。在这套戏曲小说丛书中，我们主要取材于传统剧目。至于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，我们将另编丛书。

从戏曲舞台本到戏曲小说，这是一个再创作过程。我们这一辑戏曲小说的创作宗旨，是既要反映舞台演出的风貌，又要有所发现，有所发展，有所开掘，有所深化。在取舍过程中，摒弃封建糟粕是必然的。适合于舞台演出的戏曲本必然要受到舞台的制约，而作为戏曲小说，将获得写作上的更大自由，无论是情境设置，人物行为，心里描述，都可以更为灵活洒脱，它将比舞台本更为丰富，也更为好看。希望它能负担部分培养戏曲观众的任务。

在这部丛书中，我们选了戏曲古典名著，如《长生殿》、《西施浣纱》等，以展现名著的典雅风韵。《玉堂春》、《花田错》、《群英会》、《王宝钏》等是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剧目，其它地方戏中亦有同一题材的剧目演出，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亦

有所吸纳，使之更为丰满。

《包公陈州行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等则取地方戏演出本为底本，然而，又不是仅止一种，是在多种地方戏剧本综合基础上再创作，有想象，有发挥，有补漏。

有些戏曲剧本是取材于古典小说的，如《群英会》、《连环记》，它们与《三国演义》有一定关系，当古典小说被戏剧家看中，搬上戏曲舞台之际，戏剧家对小说已经过了裁剪，且经几代戏剧家反反复复进行加工，经过几代观众的考验，戏曲小说是在戏剧剧本基础上的创作，已与原小说相去甚远了。原小说有原小说的风采，戏曲小说自有戏曲小说的情致风韵，二者是不能替代的。

《中国戏曲小说丛书》（第一辑）所撷取的剧目大多是经过舞台考验，情节曲折，人物生动，颇具可读性的。有人把戏曲称之为“传奇”，传奇，传奇，无奇不传。我们所辑的戏曲小说十二种，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的，以展现戏曲风貌。

在戏曲小说与朋友们见面之际，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，这将对我们的最大支持。希望朋友们喜爱它。

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



红尘无梦。

一个神话总是纠结一种现实，
大欢喜亦只能继之以大悲哀，生死
缠绕，一齐粉碎。

输赢成败，不过转眼间事，成
王败寇，自然之理。

成王何忧，败寇何惧，怕的只是丢了自己。

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，好一番旖旎风光。不知明镜里，何处得秋霜，感慨、愧悔、追思、忧郁、怨忿、哀伤、凄凉、沉痛、散漫、放荡、觉悟，纷至沓来。揽镜自照，几度惊呼我是谁。

此时此际，真正的我与我相见时难。

从何说起。

前尘旧影，归之于一声长叹。

不复细思，马上加鞭，风风火火一路烟尘，径奔向华山去。

泰、衡、华、恒、嵩，五岳分峙。西岳华山傲睨关中，险峭奇拔，无与伦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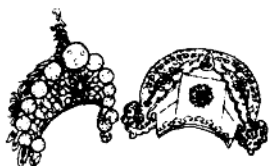
一如人生。

一如他的人生。阅历江湖，栉风沐雨，涉过一众艰危困厄。

三十二路长拳，一条齐眉镔铁蟠龙棍，赵大郎端的一身是胆。

却总是惹祸招灾，迫得亡命天涯。有国难投有家难归。

一日奔波，实已精疲力竭，勒马抬头，早已是鸦背落日，远村炊烟。



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层层叠叠，
夕阳山外山。

何处是归程？

过客只问旅舍，纵辔而行，且
觅个宿处要紧。

转过土坡，隐见一座寺观静守于薄暮余晖之间。不远处华山高耸，尖峰插云，直若一把青气森森的长剑。

翻身，下马，登阶，叩门。

笃笃，扑扑，砰砰，通通。由轻而重。

无声无息。

满腔懊恼，缓缓坐于石阶之上，一时之间心神缥缈恍惚。

多余走这一趟。由汴梁而首阳而华山，往复驰骛，所为何来！

只怪自己一时气盛，御勾栏间连伤十数人，连位至金殿都指挥的老父也无法护得自己周全，无奈之下，出都奔首阳山外祖处避祸。

连年祸乱，鱼沉雁杳，孰料人去楼空，久已迁居他处。

只得往华山来寻叔父赵洪义，闻知他在山下青云观中修道，说不得只好暂投身观中。

一路打问，却无人识得观在何方，以致落得如此这般。

忽听“吱呀”一声，扭头看时，身后双扉微启，门中立定一个蓝衫道士，长须飘拂。

不自禁地一愕。

忙忙起身，上前见礼，简略说明缘由。

道士微微一笑：

“壮士既是过路之人，不嫌简陋，便在小观一宿，原也无

妨。”

说罢洞开观门，伸手肃客，礼数至恭至敬。

“如此便搅扰了。”语气甚为歉疚。

“说哪里话，庵观寺院，来者有份。请！”

一个在前相引，一个牵马后随，穿廊过院，直到后进道房。

前殿后殿，东廊西廊，观中竟十分宽敞。稗草盈庭，积尘满案，显是荒废已久。

所幸道房尚属整洁，桌椅床榻，停停当当。

道士延客人座，吩咐一个小道童端上茶来，稽首问讯：

“敢问壮士尊姓大名？”

客人微一沉吟，朗声相答：

“俺姓赵，双名匡胤，东京人氏。请问道长法名。”

“贫道褚元，一向在这观中修道。”

“失敬了！”匡胤颌首，忽地双眉一扬，“尚有一事动问，望道长赐告。”

褚元端茶不语，静候下文。

“俺有一叔父，在这华山脚下的青云观修道，不知道长是否熟识？”

“哦？”褚元两眼闪光，“令叔尊讳——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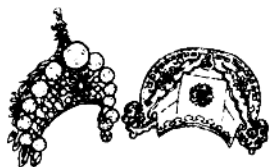
“叔父俗名赵洪义。”

“这就是了。”褚元哈哈大笑，“令叔父原是我同修的师兄，此处就是青云观呀。”

一惊，一喜，怔怔望定这道士。

“我知你心意。只是你来得不巧，观中诸人为避兵火，数年前已散尽，你叔父亦携一拂尘云游天





下去了。”

满心忧疑顿化作满脸失望。

褚元一笑：

“我与你叔父原没分别，有何
难处尽可告于我知。或可稍捐微

劳，决不敢辞。”

一派仙风道骨，倒是豪爽其内。

于是匡胤细细道来，备陈御勾栏中打抱不平始末，说到愤激处，竟自伸拳击案。

“赵公子侠骨英风，令人钦仰。”褚元莞尔，“令叔远游，我可代他作主，留公子在观中盘桓些时，十天半月抑三年五载，悉听尊便。如何？”

匡胤大喜称谢，一诺到地。

褚元不置可否，宽袍大袖拂拂出房去。

恁地古怪！

须臾掌灯，道童托盘而入，将斋饭在案上一一排开。

一碟辣椒，一盘黄瓜，一碗新鲜菜蔬，一钵麦饭，外加一
壶白酒，聊以款客。

狼吞虎咽，吃了个七荤八素，浑不辨是何滋味。

只是因为饿。

却不困。

一灯荧然，静坐凝神，忧思焦虑蚀尽大半个夜。

这才快快归寝。一枕黑甜。

却是闻鸡即起。在院中练了一套拳法，又取棍而舞。

凌厉、迅捷、准确、狠辣、灵动、怪异，招招式式，无一
虚发。

如风如电。

立步收招，缓缓吐一口气，身后进出一声：“好！”

褚元道长拈须微笑，一袭青布道袍漾于风中，一如万顷碧波。

“道长见笑啦。”匡胤红色的脸膛愈红。与天际朝霞相仿佛。

“赵公子初来此地，尚未领略关中形胜，如有兴，今日上华山一走如何？”

理所当然的满心欢悦。

自下向上缓缓攀登，古老而神秘的峰峦，一步一个典故。

历史自竹帛间挣脱出来，漫不经心地、横陈于山道上。古老的、苍凉的惊梦。

桃花坪、莎梦坪、西玄门……在褚元的讲述中，他们溯历史而上，由现时而隋唐，穿越六朝，直抵秦汉。

只顾入神倾听，忘乎所以，几乎一步蹬空。

褚元一把拉住：

“公子小心，一失足成千古恨呐！”

警示？玄机？难以究诘。

定下心神，抓住铁索举足而上，步步为营，刀劈斧砍的山石峭壁冷眼旁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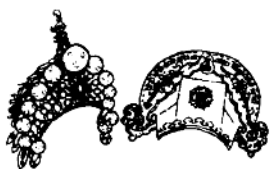
一时无语。

忽有大石当道，狮蹲虎踞，不可一世。

“这石名唤回心石，故老相传，游人至此便须回头，否则前路凶险，祸福莫卜。”

随手一指，山道蜿蜒盘旋而上，隐约于云雾之间，羊肠一线，几不可视。





回心石。行人到此回心而返。

回心转意？回头是岸？

他又能回向何处？

一个回字，回环连绵，回肠百转，折煞一切天涯游子，江湖浪士。

世间只一条不归路。从无例外。

提一口气，疾趋而过，褚元紧随不舍。走不几步，眼前一亮。

一座石亭，一张石桌，一个小童，一个老者。

老者自斟自饮，陶然欲醉。小童垂首无言。

“贵客到来，恕老朽不能奉迎。”老者颓然而卧，一双眼似开似闭。

石桌上闲闲摆定一个珍珑，黑白分明。

黑棋败势已成，气竭力衰，一蹶不振。

匡胤皱眉沉吟，若有所思，目光闪动，显露跃跃欲试之状。

老者复斟满一杯，小童忙忙接过，双手奉予匡胤。匡胤谢了，一饮而尽。

“贵客竟有意于棋局么？”老者微笑。

匡胤躬身一揖：

“搅扰老前辈清静，多有不恭。这局棋以晚生看来，黑子显是已入绝境，再难侥幸了。”

“不然。”老者挺身坐起，“胜即败，败即胜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天机难测，谁料得定？”

匡胤一脸的不以为然。回看褚元，却是一副深有所悟之状。

益发心浮气壮，目注老者，欲语还休。

老者早窥破他心意，一语点出：

“贵客想来了却这残局吗？老朽甘愿奉陪。”

一顿，望定他：

“不如你我下注相博，战一局。”

“这——”匡胤犹疑，“晚生来得匆促，未及携带银两呢。”

老者一晒：

“身外之物，区区黄白尚不足数。老朽输了，但凭贵客吩咐，倘是侥幸承让，只要贵客一言，将华山送与老朽便已心满意足。”

匡胤惊疑不定，细看老者，清癯枯瘦，皓首白须，毫无癫狂之兆，实是猜不透来路。

“贵客不必多虑，只记住今日言语便可。”老者拈一枚黑子，以目示意：“请！”

小童取壶又斟一轮，个个饮尽。

三杯两盏淡酒，一局残棋。

飞、靠、点、长、逼、打、扳，龙争虎斗。一劫既尽，一劫又生。

黑子左冲右突，前呼后应，倏尔之间已突出重围，复见生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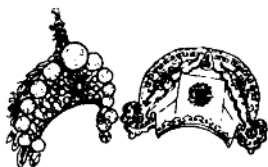
继而黑云压城，着着进逼。数武之间，十面埋伏，四面楚歌。

匡胤嘿然半晌，弃子而起，豪情为之一冷。

不是不惊讶的。

“切记今日之约。”老者一摆手，止他问询，“休云我是我，他年谁觅谁。你去罢！”





闭目高卧，鼾声如雷。

我醉欲眠卿且去？

没头没脑。

回至观中，兀自由头至尾细细
忖测。诸多不解。

褚元推门而入，一脸的神秘兮兮：

公子定是在揣测那山亭老者的身份？”

“莫非道长尽知就里？”

“公子原是自家人，就此讲明，也无不可。”褚元自行坐定，“此老便是贫道入门的师父，华山陈抟老祖。”

匡胤一双眼瞪得似铜铃般：

“便是那名震江湖的西岳睡仙吗？”

褚元颌首：

“师父他老人家日日酣眠不起，实是在睡中修炼功法，原不足为外人道。近来世道纷乱，他避居山间，极少现身。公子能逢此会，已是天大缘法呢。”

“只是——”匡胤犹自疑惑，“赌押华山的事，究竟有何玄机？”

褚元摇头苦笑：

“师父有道高士，行事自有奥妙，天机深藏，非我辈所可得预。”

匡胤怅然，好奇之心更盛。

终是按捺不住。

第二日又上华山去，极渴重睹睡仙风采。

一过回心石，便见那小童远远迎迓。

“师父命我在此迎候贵客，”小童稚龄垂髻，彬彬有礼，

“请亭中坐吧。”

“你师父呢？”匡胤游目四顾。

“师父大早就往山间采药去，临走留话，日后有缘，当再与贵客相见。请贵客不必寻他。”

果然亭中空空，惟烟岚四合，袭人衣袂。

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益增向往。

心有不甘，一气闯过千尺峡、百尺峡，沿径道直上华山绝顶。

一览天下，尽为烟尘蚁穴。

恍如荡胸涤腑，一股豪兴抑制不住，蓦地纵声长啸。

山鸣谷应。

天色全黑方一身霜雾回至青云道观。褚元似有所知，也不深问。

饭也不吃，便上床躺倒，和衣而卧，惘惘的。

夜梦颠倒，汗出如浆，一阵睡一阵醒。

早晨却再也爬不起来，昏沉沉糊涂涂朦朦胧胧。头重脚轻。

道童急唤褚元来探视，伸手一试他额头。

好烫人！

轻轻把脉，褚元眉头微皱，叫道童端碗热水来，亲自喂匡胤喝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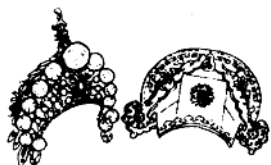
所幸修道之士皆深通医药，治病调理，不需外求。

望闻问切，开方配药，事事一丝不苟。

事关人命，岂容轻心？

几剂药下去，虚火渐退，终算无大碍。





回春有术，却难立竿见影，还须卧床静养。

病去如抽丝，谁说的，一点不差。

人生中最无奈最难相抗的，在命之外，便是病。

任你帝王将相、名士英雄，江湖地位何等尊崇，病魔来时，又能过得几招？

如匡胤般倔强，已属难能，犹自辗转病榻四十余日。

渐渐的面容消瘦，脸色亦转为深紫。

活脱脱一副末路英雄惨相。

每过一日，心情便糟一分。十足十的苦痛挣扎。

脚步还是趑趄不稳，但，终得下地行走。

褚元满怀的诚挚关爱：

“公子的病近来已好得多了吧？”

“多蒙道长照护，俺已然痊愈。”

“谢天谢地。”褚元长出一口气，“既如此，我着道童引你到观中前后院落散心去，闲走几步，有益病体。”

招手唤过道童，噤噤喳喳低声细语不住。眉来眼去，何事怕人知晓？

由他去罢。

拔步便行。道童一步不落，如影随形。

还得打点心思，讲些笑话逗匡胤开心。当真千伶百俐。

难为他。

噢！后院落边却有一盆鲜花，青枝绿叶红瓣蓝盆，搭配得妥妥贴贴。

“出家人怎栽花恋花？”匡胤心情好，调侃说笑，“只怕修道心不诚呢。”

踱到前殿，却见殿门倒了一扇，神像犹在，已自漆色斑驳。供桌上尘埃寸积。

两侧壁画倒完好无损，虽暗淡，然神采飞扬。画常有灵魂。隐昧存殁。

一老者白须飘飞，昂首箕踞青牛之背，双眼向天，如有所语。
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哪有这许多话头？

又一黑髯汉眠卧巨石之侧，脸际一只蝴蝶翩翩而来，强作闯梦的不速之客。

忽念及陈抟老祖，会心一笑。

同是梦中人吧。

一边行，一边看，七色纷呈的玄理仙机，参之不尽。

半日之间，几乎游遍全观。居留月余，方知栖身之所如是宏阔。

也必有过香火不绝的鼎盛辉煌时期吧？旧时。

“公子大病新愈，必已劳乏，且回房歇息吧。”道童劝，打断纷然缅想。

匡胤兴犹未尽：

“再到西廊一看，回去也不迟。”

道童面有难色，迟疑半晌，方挤出一句：

“师父交代，西廊下不能去。”

“什么缘故？”匡胤紧追不舍。

“这——”道童支支吾吾，“西廊房屋年久失修，早已闭锁，只恐……只恐有妖魅祟人……”

